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二

乙未

駕自寧夏城趨白塔

聞鄂爾多斯兵将渡河使督運于成龍喀拜前往察

罕托海護其駝馬撥船五隻以濟是日

駐蹕堯甫堡

丙申

上駐蹕流穆河西岸

以巴錫為陜西廵撫鄂海為陜西按察使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陜西廵撫党愛按察司納壘俱已衰老今用兵之時伊等不能勝任俱著解任党愛速赴行在山西按察司巴錫著授陜西廵撫其納壘員缺查隨駕及運米採買牲口護送駱駝騾子帶養新滿洲之御史給事中郎中職名具奏吏部以緑頭牌開列職名入奏得

旨以郎中鄂海為陜西按察使又

諭内大臣曰昨聞各處喧譁此皆八旗兵丁聚集之

聲也朕姑容之嗣後著嚴禁又見輜裝行路皆無

次序任意趨走嗣後著按隊伍行又

諭曰乗官馬者如有倒斃遺失著各該管官員首領

照前查奏

使護送使人回子伊什噶噶雅哈齊至哈密回子伊

什噶噶雅哈齊言蒙

皇上恩賞銀兩欲買服用諸物帶歸恐路有不虞難以行走理藩院為之轉奏

上曰往使策旺喇卜灘之侍郎常綬等起行未久伊什噶噶等照京城前來例給之驛馬令前押送筆帖式石圖將伊等追送常綬同常綬携至嘉峪關於地方官取助馬糧等物著伊等親身小心照管携至哈密將彼留下伊等前去

丁酉

上駐蹕哨馬營西南隅之峽河西岸

諭內大臣曰今日風雨此處再駐蹕一日著概行曉

諭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因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什希及降人格壘沽英之子吳巴什丹濟拉使人察哈代遣令復往又格壘沽英曼濟噶爾丹使人喇木札卜丹濟拉使人羅卜臧等未到且録所問伊等口詞及噶爾丹奏章是以稍留待之初十日清晨曼濟羅

卜藏到申刻出使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之筆帖式黑色長史馬尼圖等至喀倫奏報之事及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之事俱到初十日晚格壘沽英喇木札卜等到故開所問伊等口詞遣諭知之視噶爾丹情狀與丹濟拉不睦是真今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又遵朕旨歸附於我人心已離迫於饑餓是實今向額克阿喇兒移徙者為彼地有魚耳豈有人隨往乎茲來降者不絕屢得其聲息朕謀

定行事斷不輕舉亦不必急今撥餉已完發兵亦畢候諸聲息未定日期糧草馳馬乾糧俱大有餘並不苦累官兵百姓又朕所遣前鋒侍衛奇薩木等擒一厄魯特男婦而歸奏曰臣等謹遵指授三月十九日自寧夏起行閏三月初一日至古爾班賽堪地方獲此厄魯特而返云其厄魯特札木素口供另開示外其以此諭示滿洲諸臣又

諭皇太子曰朕區處軍務畢十五日起行進趨白塔

其事俱已抄發白塔乃河套地方鄂爾多斯杜稜
公汛地此諭到後報文勿由內遣發若出殺虎口
由外遣發徑千里許而易行內地之路惡不可言
雨水暑氣人病馬斃必多寧夏地當瀚海中央年
高體弱者甚不相宜雖無病者常有胸膈不寬形
容消減者朕則無所覺寧夏距賀蘭山邊塞百里
有餘水草佳美不必言隨駕大臣侍衛護軍執事
人員之馬御用馬駝牛羊俱發至察罕拖海喂養

此二十日内俱略有起色矣不取地方草一束豆一抄以為喂養之資米豆與草大有餘各處俱停其運解令隨所到收貯朕此番遠行特為經理糧餉定奪兵馬進止之機而來可行累民擾地方之事乎今事已畢詳開專諭其以此遍示議政諸臣訓諭按察司鄂海鄂海以授為陝西按察使奏請

聖訓

上曰爾何庸訓為向如爾外任之官每於朕前奏言潔

清其身以圖報恩者多及至蒞任後頓渝素行與向所奏者異矣陜西地方甚屬緊要朕於從官二十餘員内簡任爾為按察使爾蒞任居官若善朕别有裁度如其不善不止於姑罷之也著於大學士前傳諭是日

遣内大臣明珠侍讀學士黄㦷以銀賞運米鄂爾多斯蒙古

戊戌

上駐蹕哨馬營喇嘛商南多爾濟奏報青海諸台吉來
朝喇嘛商南多爾濟等奏曰欽奉
上諭以阿喇卜灘去後之事著理藩院檄知商南多爾
濟令將青海台吉應令誰來朝見作速定議來奏
隨檄臣商南多爾濟云近日尼麻唐庫圖克圖
至奏稱達賴喇嘛去世已十有六年再生後身
今已十有五歲已將此所奏之言曉諭於衆復
以主事保住等為使賫捧

勑書與尼麻唐庫圖克圖同使於第巴矣又丹濟拉欲降告諸我使員外博什希等又遣其使羅卜臧囑之密奏即令羅卜臧賫捧

勑書歸諭丹濟拉速降矣又格壘沽英與噶爾丹相惡挈其妻子而逃偕博什希齊來歸降已授格壘沽英為散秩大臣授其子吳巴什為侍衛矣續有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察罕台吉皆欲來降遣使偕我筆帖式黑色來上疏亦令賫捧

勑書諭以速降遣彼使歸矣又遣哈密擒解之厄魯特恩克達爾漢寨桑賫部文招撫其主滚占之妻子去矣又遣工部侍郎常綬等往諭策旺喇卜灘乘噶爾丹困窮之時速圖之以報其讐又遣散秩大臣巴當阿護軍統領孫渣齊散秩大臣策旺諾爾布護軍統領杜什希率兵分兩路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去矣目下調將軍馬思喀率大兵從郭多里巴兒哈孫至額克阿

喇兒將軍博濟孫思克副都統阿南達率兵出嘉峪關住禦西方為此檄知青海衆台吉何時入朝

皇上何人前來爾等作速議定星馳來奏臣恭惟

皇上仁聖性成智勇天錫恩威並用是以青海四姓厄魯特諸台吉俱懽欣鼓舞願往覲

聖明前者已將阿拉卜灘等前去之名起程之日陳奏外西寧屬下回子頭目業已起行矣其達兒寺

掌教垂藏庫圖克圖温都孫寺掌教達賴綽爾濟喇嘛及十三寺院之囊素通事等厄魯特之工匠小人皆願往朝

聖明其人甚多不能遂一舉其名字又札西巴圖爾台吉言我此地額爾徳尼巴圖爾台吉素行甚高衆台吉凡事皆推之以為長故我將勸其傷乞

皇上俯視比和碩特一姓之台吉臣等答之云爾說之往朝甚是

皇上斷不輕待爾等所親之人也又青台吉遣人來告云我首領台吉留我等守禦地方目下不獲往覲

聖明遣我子羅卜藏行可乎臣等言會盟之時曾明諭云名爾等青海八台吉舊達賴台吉之子達賴帶青達賴汗之子拉藏等來如不能親來則遣子弟代之凡有願往者皆來又札什巴圖爾台吉言我等親身目下往覲

聖明奕世承其恩寵而留守各地方者永不獲承恩寵甚可憐憫我請通行曉諭俾令遣使聘問又原屬噶爾丹之人有姓黴特之色稜厄爾克台吉親來告曰我自厄魯特阿喇卜灘所出逃來歸

皇上失路而至青海我目下在拉臧左右願得入内此人係衆台吉到後問明可否另報又有姓黴特之五六歲童子一人此外更無有名之人住居青海者僅有噶爾丹之兄趙特巴巴圖爾之子

姓鍾阿爾名色卜騰扎兒車陳帶青因彼父喪不得親往合掌稽顙訖此外更無有名之人臣等欽惟去年內外大小臣工之意俱謂噶爾丹

且不必伐

皇上宸衷獨斷决意親征謂噶爾丹不速行勦滅生民何由得安

親統六師遠出塞外此至仁也

皇上自出師以來率先徒行日御一餐暑不張蓋不擇

水泉之甘苦掘井而飲深踰瀚海直至巴顏烏

拉之地此大勇也

皇上神謨既定灼知洞見噶爾丹斷不可使之瓦全留

其餘孽近

臨巴顏烏拉之地

天威所加莫能抗拒噶爾丹棄其一切所有之物敗遁

而去適遇

皇上預調西路大將軍伯費揚古之兵遵奉

指畫盡殲醜類噶爾丹止携數人逃遁為萬目之所共見此大智也今離散之衆相繼歸降皆受而養之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為哈密回子達爾漢白克所擒獻今年

皇帝親臨寧夏青海四姓厄魯特俱來歸順丹濟拉丹津俄木布阿喇卜灘格壘沽英等俱乞降來歸

臣等不諳文義取通鑑而一一歷誦之自古人君可方

皇上之仁智勇得以同年而語者未之有也臣等百官

兆民仰賴

皇上神靈含哺鼓腹以享太平謹以慶賀禮同行間諸

臣併地方文武官員及軍民人等在西寧望

行在叩頭商南多爾濟又奏曰老僕之意衆台吉來時

路之兩旁正有禾苗無地牧放應

勅地方官略助牲口草料糗糧又衆台吉俱問及獅

象且其内自相謂曰我等往朝

皇上殆必以身所未見聞之物示之也乞將驚奇可喜

諸劇示之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行文商南多爾濟除先奏來朝

台吉不議外著現欲來朝為首之人將庫圖克

圖喇嘛及留守地方台吉之子弟自行酌量分

別伊等行時率之俱來餘如商南多爾濟所奏

可也

上從之

己亥

上駐蹕石嘴子西南隅黄河西岸

厄魯特羅卜臧格素兒及其弟達什夫婦偕來

降揚威將軍舒恕奏曰侍郎滿丕送到來降厄

魯特羅卜臧格素兒及其弟達什夫婦告云我

等乃噶爾丹下之人自什爾哈地方乘馬五匹

出逃而來我等骨氣乃喀爾喀也原係喀爾喀

客爾很厄長𥡴達虖圖克圖之夊賽音楚呼爾

之人小時投入厄魯特我兄弟皆居於厄魯特羅卜臧格素兒告曰我未來之前晚衆喇嘛在噶爾丹所居廬中誦經我亦曾偕往因問羅卜臧格素兒曰爾等逃來之地名什爾哈距薩克薩特呼里克有幾日程從何而往噶爾丹所有寨桑為誰共有幾人駞馬居食又何如答曰自噶爾丹薩克薩特呼里克向西北行十六日至什爾哈地方我等從什爾哈逃來噶爾丹在薩

克薩特呼里克游行噶爾丹左右有諾顔格隆阿喇兒拜率其下百餘人吳思塔台吉率其下百餘人在噶爾丹右翼半日程而行噶爾丹之前一日程丹濟拉阿巴丹濟拉墀拉思倫博羅齊率其下三百餘人而行丹濟拉之前一日程吳爾占札卜色稜車陵布木等率其下一百餘人而行駞馬有二三匹者少有一匹者多亦有無馬者並無牛羊捕獸為食不得獸則殺馬駞

為食聞滚占之妻察罕古英寨桑塔爾寨桑等
所在之地名波兒哈問羅卜藏格素兒等曰噶
爾丹丹濟拉原早晚不離同行同住今丹濟拉
離噶爾丹而前行其故何也爾等其以實告噶
爾丹欲往何處棲止下人之意何如爾等之外
猶有來降者否答曰丹濟拉原與噶爾丹同處
日夜不離近日丹濟拉撻噶爾丹近侍醫人自
此分離噶爾丹不言往棲之地我等下人不得

而知下人之意皆謂從噶爾丹終無結局願得

來歸

聖上有父母兄弟在策旺喇卜灘處者欲往投策旺喇卜灘者亦有之問羅卜臧格素兒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今在何地答曰聞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去冬在古爾班賽堪今不知其所在問羅卜臧格素兒等曰杜哈爾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在何地答曰阿喇卜灘去冬在布顏圖果

兒河丹津俄木布進洪郭羅後又出洪郭羅矣又問達什曰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被
聖上差人擒獲噶爾丹曾聞之乎答曰噶爾丹未聞於是令達什乘驛星速遞送赴
行在外侯羅卜藏格素兒及其妻車陵到日并弓矢馬匹送交歸化城副都統阿玉什等為此具奏
上報聞
命掩埋運米人役遺骸

上諭内大臣曰前者親隨侍衛色克圖探路而歸奏稱
此路猶有去歳運米人役遺骸自今日以後交與
管輜重大臣若遇遺骸俱收埋立為一塚每日收
埋幾何至駐蹕處奏聞
臣按掩骼埋胔史紀周文然時必先目擊而
後不忍之念生焉今
皇上聞奏心傷即
垂惻隱

特諭隨路起塚掩埋猶慮奉行者未盡細心復
命將埋過數目逐日奏報何
皇仁之周密乃爾也茫茫沙磧頓化春臺落落枯骸不
至暴露誠不啻文王之施仁矣
庚子
上仍駐蹕石嘴子西南隅黃河西岸
將軍馬思喀等以隨軍食羊瘦損請罪馬思喀
等奏曰採買羊隻一萬五千押解臣軍查收之

時羊甚羸瘦因時當草青擇其稍可者共取八千九百十二隻於十八日起行至堯甫堡查得疲乏者有三千零二隻已交李岡堡把總朱乾訖但此羊係充米數按日食用者乞著應償官員將所缺羊九千九十照數賠償解至臣軍得旨羊為軍食要需馬思喀等將此羊八千九百十二隻應特委能員於兵未起行時乘早涼就好水草趕去乃不特委能員趕解致疲乏之者三千餘隻著

議政大臣將馬思喀等嚴議具奏集議曰查羊係
軍食要需馬思喀等當專委能員小心趕去乃
不委人押往隨軍冲塵而走致三千餘羊疲乏
殊為不合今即採買可得亦不能追赴軍前且
寧夏除此一萬五千外並無另備之羊應將馬
思喀等選來之羊五千九百十隻專委人員於
兵起行前乘涼爽時就好水草飼秣不使疲乏
趕解而去其餘九千九十瘦羊交該督於好水

草處牧放俟肥日另奏請

旨得

旨疲乏之羊不交與道員大吏而交與把總此五千九百餘羊於一二日內又當以疲乏告矣其趕羊者撥兵幾人所委何官亦應查訊爾等以馬思喀同寮狥彼情面若朕則何情面之狥耶著再議具奏覆議曰羊者軍中要需馬思喀等當特撥官兵趨水草佳處小心飼秣驅趕而去乃彼所自擇

來之羊行不數日使三千餘羊至於疲乏此皆護送不謹之所致也且將疲乏之羊不交道員大吏而交付把總殊為不合如此驅行則一二日内彼所帶來五千九百餘羊又將以疲乏告矣應將驅送此羊撥兵幾人交付何官之處查明具奏後將將軍馬思喀等一併議處其將軍馬思喀等選來羊五千九百十隻著特撥能員於兵未行前乘早涼時趨水草佳處飼秣不使

疲乏趕解而去所剩瘦羊九千九十隻今無所用應交該督量派能員解役乘涼爽時於水草佳處飼秣緩行不使疲乏追送

御營可也得

旨馬思喀等所云羸瘦而留於寧夏疲乏而留於堯甫堡羊九千九十隻著都統愛必達侍郎阿爾拜帶慶封司員外常泰御史馬色前去將此羊如何羸瘦如何疲乏斃者幾何同總督查明先報伊等

即與總督所揆官員協同趕至白塔地方愛必達等與總督會問採買羊隻御史顧素按察司鄂海據顧素供稱職在寧夏中衛用價四錢買羊六千四百隻皆有五分膘陸續俱交送道員吳秉謙訖據鄂海供稱職在衛屬地方用價銀四錢買羊九千皆有七分膘陸續交送道員吳秉謙後吳秉謙受領印文稱同知周志煥揀收羊八千六百其四百因瘦不收即照數取回原價

還庫訖據同知周志煥供稱一總此羊自三月十五日起至閏三月十五日止收完前所收喂之羊將軍已取去矣續到之羊俱自遠方採買趕來一時喂養不曾蘇息至於瘦乏之職有何辨共倒斃之羊八百六十七隻職皆照數買補臣等查得此項羊内原買瘦者亦有之喂養官員不勤慎喂養而瘦者亦有之甄視所有羊内有堪趕往之羊六千九百十隻有極瘦不堪趕往

之羊二千一百八十隻著令總督吳赫照數買
補共九千九十之羊視水草佳處一日行二三
十里小心從容趕往據將軍馬思喀等疏稱臣
等領來羊隻分給八旗祭領綽新帶張古費雅
思哈米立布胡鈕勒德里關保元寶等每旗各
一護軍校兵各一十一名令其領去其前鋒處
交軍校前鋒每日輪趕無專管之人黑龍江祭
領吳爾圖納蘇圖所領羊内疲斃五十五隻原

帶交羊之同知周志煥隨臣等同來及至堯甫
堡疲乏之羊計三千二隻欲覔同知周志煥交
付尋之不獲故交李岡堡把總朱乾也不喚寧
夏道大吏交與六十里之間致使如許羊隻疲
斃此皆臣等之罪也奏至
上命議政諸臣集議議曰羊者大軍急需
皇上特命動支錢糧採買為大軍儲備將軍及叅謀諸
臣理合仰副

皇上為兵儲備之意特撥官兵小心趕行乃出寧夏六十里間致三千餘羊疲乏且有倒斃者此皆不能敬慎之所致也其將軍參謀及趕羊之署參領綽新帶等理當即行治罪但現在出兵請俟歸日議處奏入得

旨依議馬思喀等帶來之羊若瘦朕行在亦有採買之羊換而給之如馬駞有羸瘦疲乏之者朕亦以馬駞換而給之是日運米都御史于成龍等將六隊

之米俱全上船撥郎中常有守備林之本同地方官七人前後管轄從黃河順流發行

辛丑

上駐蹕石臺西北隅黃河西岸內大臣明珠等回奏賜鄂爾多斯蒙古兵白金事先是

上諭曰念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等各率其兵隨駕勞苦爾其率學士一人賫銀六千兩前去同都御史于成龍賞鄂爾多斯現到之兵人各二兩務使遍

沾實惠毋虛朕意至是明珠奏曰臣與學士黄𧗾
於本月十九日同至伊克俄羅木會同都御史
于成龍計鄂爾多斯現到兵二千二百七十八
名每人各二兩算皆一一親付共賞銀四千五
百五十六兩餘銀帶歸奏入
上報聞是日
皇太子奏至曰奉閏三月十六日
諭旨言視噶爾丹情形與丹濟拉交惡是真令阿喇

卜灘丹津俄木布又附於我矣人心離散廹於𩙪
𩜋是實兹向額克阿喇兒而游行者為其有魚也
豈有隨往之人乎今來降之人不絶屢得其聲息
朕計定行事不敢輕亦無庸急竊思丹濟拉者乃
噶爾丹一體信任之人既丹濟拉交惡阿喇卜
灘丹津俄木布皆遵
旨附我則噶爾丹將誰與處乎下人全廹於𩙪𩜋甚
真故源源不絶以來降噶爾丹雖欲往額克阿

喇兒誰從之去耶又將察哈代格壘之子吳巴什曼濟額林辰哈什哈格壘古英寨桑喇木札卜札木素答問之詞一一詳悉觀之皆謂丹濟拉與噶爾丹交惡大寮離心至於下人皆牲盡糧絕至於流散語皆相同無異

父皇又於此役謀定而行噶爾丹必於目前被擒雖臣亦似可决之不勝欣悦謹奏

壬寅

上駐蹕黃河西岸璟洞將軍孫思克博濟奏報阿南達等自肅州進兵日期先是行兵部檄孫思克博濟發滿洲綠旗兵各一千著阿南達李林隆率是軍追勦噶爾丹續檄甘州副都統西爾哈達馬雲霄等將存留之馬增給是軍令星速起行茲以是軍於本月二十二三到肅州支糧於二十四日自肅州發行報部轉奏

上報聞是日

上諭內大臣公福善曰衆人帶來車輛其所載者非現需之物奚用兼程前進既至白塔信宿之地隨後徐到可也著通行曉諭是日侍郎席米圖咨行兵部文稱職等之事已竣是月十八日自凉州起

駕行二日至大井地方聞

寧夏迎

駕於十五日自寧夏起行出邊職乃以身將回京之故具咨交大井坐塘筆帖式言此非緊急事務隨

便附送行兵部可也等因咨到侍郎哈雅爾圖

為之轉奏

上曰朕躬尚在外席米圖或來迎駕或住候駕當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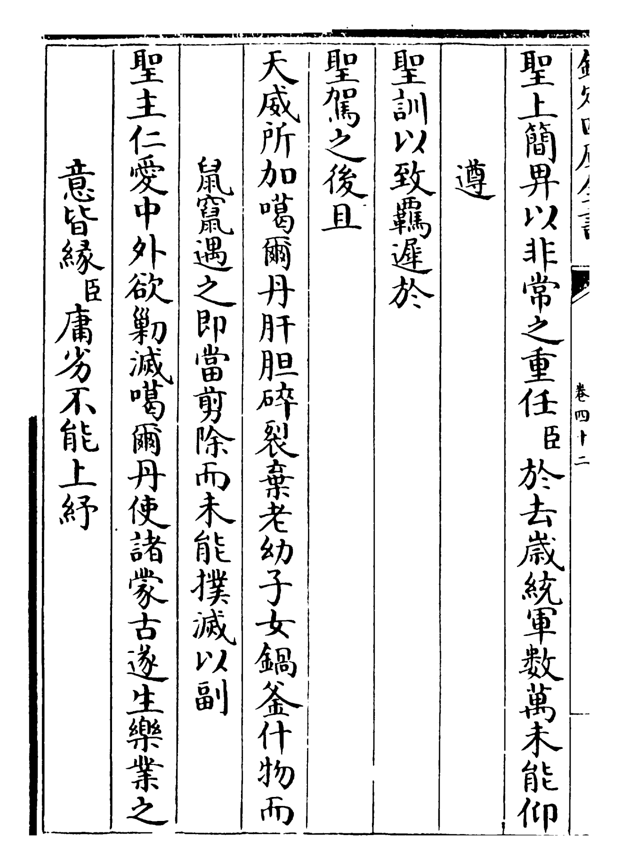
旨為是今言回京大非理矣

癸卯

上駐蹕黃河西岸黃差頭灣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辭大

將軍任

上不允費揚古疏曰臣本一介庸劣之人蒙



聖上簡畀以非常之重任臣於去歲統軍數萬未能仰

遵

聖訓以致覊遲於

聖駕之後且

天威所加噶爾丹肝胆碎裂棄老幼子女鍋釜什物而鼠竄遇之即當剪除而未能撲滅以副

聖主仁愛中外欲勦滅噶爾丹使諸蒙古遂生樂業之意皆緣臣庸劣不能上紓

宸慮正在晝夜靡寧之際復蒙

聖主垂憐俾臣瓦全臣不勝歡欣感戴至駐扎汛地不

意又

命臣總領大軍進發臣一見部咨曷勝惶恐伏祈

睿鑒收回

成命罷臣大將軍任仍著領大兵進發之人料理將

軍事務惟責臣以戰鬬之事如此則臣心安可

以竭力圖報

皇上高厚之恩於萬一至領黑龍江察哈爾兵赴郭多
里巴哈爾孫地方會大兵進發之日另行奏
聞外謹具疏請
旨
命議政諸臣議奏僉曰大將軍費揚古應遵前
旨而行所懇罷理大將軍事務處無庸議
上從之費揚古又疏曰黑龍江一百官兵之馬發往大
同喂養本年春取回一半今雖差人往取斷不

能趕上起行若此馬後到則黑龍江官兵不能
拴帶四個月之米是以目前酌量伊等所有牲
口隨力拴帶俟遇于成龍之時請支運往餘米
給之
上曰黑龍江兵如以于成龍所運之米給之則費揚古
馬思喀必至爭競矣若此軍似無用則當罷之著
議政諸臣集議以聞議曰于成龍所運之米俱有
額數並無贏餘今大將軍伯費揚古既稱黑龍

江兵不能拴帶四箇月之米應停止此軍留於

將軍舒恕處如已起行亦發回舒恕處

上從之

遣提督李林隆標兵回固原李林隆奏言臣俟肅州

兵一至即同副都統阿南達領兵進發但前令

臣駐扎甘州時臣曾奏請將標下二千兵調來

防守甘肅今臣遵

旨進勦則應先調臣標兵丁往將軍孫思克處乞

諭總督酌量於附近處訓練之疏至

下議政諸臣集議僉曰將軍孫思克兵多足用若

又將固原之兵遣往孫思克處恐兵丁勞頓應

將先調提督李林隆標兵二千仍令還固原可

也

上允之

甲辰

上駐蹕黄河西岸雙阿堡

總督運務于成龍等發軍糧由白塔陸運時于成龍同喀拜前往伊克俄羅木地方監視鄂爾多斯兵丁渡河遇頭隊米恰到次隊米亦隨至即令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貝子根都什希卜貝勒汪舒克公杜稜貝勒顧祿什希卜王東羅卜等本身及其屬下現在兵丁分為六隊均匀配搭隨管運諸大臣陸續進發

乙巳

上駐蹕黄河西沙棗樹

多羅額駙阿喇卜灘等自青海還復

命先是阿喇卜灘等使於青海遵奉

聖上指授宣

旨於青海札什巴圖爾博碩克圖濟農等台吉諸台

吉俱欣從

聖化伊等親身於四月起行來朝已有成言具疏來奏

命示議政諸臣集議以為青海諸台吉者厄魯特為

首之汗之子孫也

皇上俯念西方邊境遣說阿喇卜灘諸台吉聞

旨即請來朝誠大喜也臣等請於此地行慶賀禮

上曰青海衆台吉向來職貢本朝其來朝也亦常事耳不必賀諸臣奏曰青海衆台吉皆厄魯特之人於

噶爾丹為近親今

皇上預籌定策以噶爾丹大敗窘廹青海衆台吉莫不

驚惶不可不乘此時安集

特遣大臣說之青海諸台吉震懾
天威感戴
聖恩不出一兵不發一矢傾心向化親身來朝皆如
聖上所料誠非常之舉也理宜慶賀祈
俯賜准行得
旨俟至白塔再賀至是多羅額駙阿喇卜灘台吉德
木楚克還奏曰臣等欽遵
皇上諭旨到青海察罕拖羅海地方宣

上諭於扎西巴圖爾台吉等曰
太宗文皇帝時爾顧實汗遣使請
安納貢
世祖章皇帝時達賴喇嘛來覲道一風同往來年久今
聖駕廵幸寧夏施恩念舊遣我等名青海諸台吉相見
以加恩澤又諭扎什巴圖爾台吉曰
皇上念爾顧實汗遺嗣惟汝一人兹特以猞猁猻裘賜
汝扎什巴圖爾台吉服裘跪於坐處合掌稽首

對曰蒙

至聖皇帝為禮法降

諭誰敢不從俟我等會商覆

旨次日扎什巴圖爾台吉延臣等告之云我等理應

遵奉

聖旨悉往朝覲但今歲達賴喇嘛出定又地方守禦不

可不留大台吉故我等公議欲遣博碩克圖濟

農額爾德尼台吉二人前去臣等答之曰雖達

賴喇嘛今年出定但爾等往朝乃常職也

聖上巡幸寧夏爾等難逢之事想爾等當往朝

聖上為是扎西巴圖爾台吉等云誠如諸大臣言向者凡事俱禀達賴喇嘛而行今蒙

皇上念我祖父遠頒

恩諭竟不必聞之於達賴喇嘛除量留台吉於我地方外扎什巴圖爾本身博碩克圖濟農額爾德尼台吉賓圖台吉阿齊滚布之子盆楚克台吉

等俱當往朝四月二十日至鎮海堡前往又達

賴汗之子拉藏云我等奉

皇帝之旨原皆欲往朝因我為首之台吉議使我等留

守請遣使請

皇上萬安臣等一到宣揚

皇上仁德恩威被於青海諸台吉皆懽忭踴躍仰承

聖化咸欲共享太平其來朝之台吉令都統杜思哈爾

員外二郎保等在鎮海堡候之偕來奏至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親隨一等侍衛關保曰青海台吉
扎什巴圖爾等欲來朝若令伊等候於曠野受朝
於大典未協且四月起行而來則邊内正值暑熱
似宜令秋時來朝著議政大臣與阿喇卜灘德木
楚克會同定議具奏議曰扎什巴圖爾台吉等乃
唐古特厄魯特兩國之台吉皆顧實汗之正派
也今戴
皇上聖德神功誠心嚮化來朝較之往時外藩來朝者

逈異新來朝覲事關大典似不宜遣至
行在況扎什巴圖爾台吉四月起行而來邊內又值
大暑應令伊等於九月十月赴
闕朝見
上從其議命都統杜思哈爾喇嘛商南多爾濟等俟青
海諸台吉到後率之偕來到京日期著令預奏尋
議政大臣都統公宗室蘇努等奏曰臣等欽惟
皇上宏仁丕覆容保無疆舉薄海內外咸欲使之並生

率育以偕歸於至治比年以來因厄魯特噶爾
丹逆天犯順擾虐邊境
皇上赫然震怒思為生靈永除後患遂不憚勤勞
親統六軍遠涖漠北迅張天討噶爾丹大敗潰遁之後
衆叛親離展轉鼠竄無所投止
皇上復兩臨塞外運籌制勝曲當機宜於是厄魯特寨
桑人等先後絡繹來歸而哈密頭目先納貢於
噶爾丹者頃又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

爾獻於

行在其噶爾丹親信之人丹濟喇阿拉布灘丹津俄木布等亦遣人輸情欲來歸順噶爾丹子身窮蹙生理盡絶其滅亡直在俄頃間矣至於呼呼諾爾台吉等係顧實汗之嫡系向來雖經修貢未曾隸于臣屬之國頃蒙

皇上特頒諭旨命一等台吉多羅額駙阿喇布坦等偕往曉以大義令奉職來覲茲阿喇布坦等還奏

臣等至察罕拖羅海地方集扎什巴圖魯等宣

布

聖諭扎什巴圖魯等衆台吉咸奏

聖恩深厚如此孰敢不嚮順臣等敬遵

諭旨定以來月啓行趨赴

御前朝謁夫以呼呼諾爾介在西海絶塞之地數十年

以來從未臣屬之人今其衆台吉等祗畏

天威感仰

聖德傾心內嚮比於外藩前史所載異域歸忠之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且此衆台吉皆相率來歸則噶爾丹益無奔竄偷生之路臣等竊以塞卜騰巴兒珠爾既經俘獲呼呼諾爾台吉又復歸誠狡寇逆燄盡銷已無餘燼塞外蒙古可自此晏然無事我

皇上安內攘外為民除患之

聖心今得允愜而永清邊徼綏乂蒸黎之駿烈真可超

軼百王而垂光萬禩矣臣等遭遇昌期私衷不勝慶忭之至爲此合詞稱

賀

報聞

員外郎納黑回奏給賞甘肅等處陣亡被傷官兵銀兩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甘州肅州等處兵丁去年與厄魯特交戰有陣亡被傷者著兵部司官一員馳驛

前去會同該管官員查明原案給賞身價傷銀銀兩事畢即回大學士伊桑阿奏請遣兵部員外郎納黑前去至是回奏曰臣於三月十四日至肅州查將軍孫思克去歲報部原案内肅州總兵官李世達標下與厄魯特交戰陣亡馬兵十五名被頭等傷總兵官潘育龍千總郭永盛被頭等傷馬兵十名二等傷馬兵五名三等傷馬兵一名在甘州將軍孫思克所屬左營陣亡把總張

仲金馬兵三名被頭等傷把總蘭國蔭頭等傷馬兵五名二等傷馬兵九名三等傷馬兵三名涼州總兵官董大成標下陣亡馬兵二名被頭等傷馬兵六名二等傷馬兵一名三等傷馬兵六名被傷總兵官潘育龍已轉天津總兵應不給賞銀外此三處陣亡把總一員照例給身價銀一百兩陣亡馬兵二十名每名給銀三十兩被頭等傷官兵二十三名每名給銀三十兩二

等傷兵十五名每名給銀二十五兩三等傷兵十名給銀二十兩給賞銀兩於肅州會同將軍孫思克甘州中營副將魏勳涼州總兵董大成同視賞畢將軍孫思克涼州總兵官董大成甘州副將魏勳率現在官兵妻子併父兄及被傷兵丁皆跪叩奏曰吾等官兵係

聖主累代豢養之衆行間効力死敵受傷理所宜然今

蒙

聖主垂念螻蟻

勅諭遣官加恩於陣亡及被傷人等此

浩蕩殊恩亘古未有鼠賊噶爾丹奸狡無知竊行搶

掠化内之喀爾喀

聖主去歲親統大軍從中路進討噶爾丹震懾

天威狐鼠遊魂我等幸值而敗之併未嘗分外効尺寸

之功今

聖上又親臨寧夏相機調兵致費籌畫是皆我等官兵

庸劣不能殲滅噶爾丹以致遠勞
聖躬再臨邊塞雖肝腦塗地不能仰報萬一乃復荷
殊恩用是懽聲震地叩首謝
恩三處陣亡被傷官兵共賞白金二千三百六十五
兩奏至
上命交内閣
訓飭寧夏官兵百姓先是
上駐蹕寧夏時其地兵民籲請

御書勒碑至是
上以
御製碑文發出
命寧夏地方官勒碑
文曰
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朕體天育物日以治安為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恒周四海頃因指畫軍務不憚勤勞遠蒞寧夏無非為盪滌寇氛綏乂生靈

計也緣邊千餘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流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原爾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無憂匱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為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尚各厲精銳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之良軌孝弟齒讓生人之大

經法紀不可不明禮教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於詩書總期上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遠而睠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實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慎勿視為具文辜朝廷惓惓牖導之意欽哉特諭

丙午

上駐蹕黃河西岸白塔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赴郭多里巴爾哈孫行期費揚古奏曰奉

旨由寧夏進發之兵於閏三月十七日起程令臣領所屬之兵於四月初十以外十五以內前至郭多里巴爾哈孫之地應即裹糧起程但因官兵買換馬駝食物稍有遲悞擬於本月二十四日趲趣前行於四月十五日內必至矣謹具奏以

聞

命示議政諸臣是日

諭郎中碩色著將駕車之牛給管運糧務于成龍等

丁未

命緣事人員効力軍中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原任侍郎趙山著交將軍馬思喀令同原任侍郎四格子一同解送牛羊前去或有差遣招撫噶爾丹併効力行走之處遣此二人將光禄寺少卿常在革職交將軍馬思喀令其於

軍前効力將郎中碩色等所送之羊撥三千隻送
與將軍馬思喀軍中
己酉
上駐蹕黄河西岸船站
親視大兵起行
上出行宮至大兵行走道上
親視八旂前鋒黑龍江兵起程及兵丁行李一一閲過
遇馬駝中稍有跛蹇者皆以内廄馬駝易之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任應龍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四十三

四月庚戌朔

預備軍餉馬匹接濟回師

駕出行宫親臨大路

閲視八旗鎗手緑旗兵起行

諭議政諸臣曰兹官米以駱駝一頭運倉斛一石至

兩狼山地方衆大臣侍衛官員執事殷實者本身

既不出征著查堪用駱駝馱觧其觧之者不必另給坐馬即騎負米駱駝前去著將駱駝之數查奏

查奏曰大小官員堪用之駱駝共三百二十有六頭官米俱遵

諭以駱駝負送之

上曰善此駱駝著於明早起程其行也著内大臣明珠都統噶爾馬王永譽押去中途一宿次日到彼既到之後著噶爾馬王永譽留彼守米著明珠小心

帶回駱駝又自寧夏一路行來見有亡人骸骨此皆因去年運米措置失宜人遭饑餒以至死亡舊歲中路進兵各驛備米供給兵厮商販故人不至饑餓死亡此次進兵所關甚要凡事不得不周詳籌畫朕已遣往寧夏取米五百石矣俟到後留貯於此湖灘河朔有米著大臣侍衛官員執事護軍人等除寧夏所支兩月米至於此地已食之米令帶食至湖灘河朔者而去有餘之米亦留於此隨

來兵丁酌量留之留一大臣駐此管轄將此米即令所留大臣從驛站陸續緩運每驛量留其米俟回師之兵廝商販乏米者煮粥食之則不至饑餓矣上駟院趕來馬一千四百餘匹亦留於此於水草善地牧放肥壯俟回師之兵有乏馬者給之乘坐則其餘逗留之瘦馬亦得歸矣著鄂克濟哈仍駐寧夏凡馳報之事由新設邊外驛站馳送則路近而無悮所設驛站至總督吳赫船站照常安設

船站以外令設蒙古驛站著議政諸臣議奏議

曰

皇上睿慮周詳

諭旨極當俱應遵行所取寧夏米五百石到日留於

此地湖灘河朔有米應將大臣侍衛官員執事

護軍支過寧夏兩個月之米除食至此地者計

給至湖灘河朔二十日米帶去所剩二十五日

米留於此地隨

駕前來之前鋒一百六十名鎗手護軍二百名應於鎗手護軍二百名每翼留護軍參領二員鎮之將所留護軍驃大馬匹換下前去前鋒驃小馬匹此米從驛站陸續令留駐大臣徐徐運致各驛將米酌留以俟還軍僕從商販乏米之人煮粥飼之則不至饑餓矣將

上駟院趕來馬匹一千四百餘匹亦留於此地就水草佳處牧肥給回軍乏馬者乘坐則存留之瘠

馬亦可到家矣護軍統領俄克濟哈仍留寧夏

凡馳報之事若從新設口外驛站行則地近而

無悞應留所設驛站直至總督吳赫之船站船

站以外安設蒙古驛站將此所設蒙古驛站交

于成龍等此地所留護軍參領四員護軍二百

名將現存此地之米給四個月共需四個月米

三百五十石至留駐此地之大臣伏候

欽點所點大臣亦應給四個月米

上從之

換給各驛肥馬

上諭督運于成龍曰朕計程設站者所以使之馳報軍務也今汝等奏言坐驛鄂爾多斯之兵馬瘦者多馳事者似覺少遲著將汝等肥馬每站酌給令其供用換取驛中之馬牧放于成龍遵

旨每驛各給馬五匹訖

查明行迻宿次理藩院以行迻宿次奏

聞曰鄂爾多斯鎮國公杜稜旗下班第佐領驍騎校
博羅問去路於披甲達特巴告曰黄河内地沿
岸泥濘不可以行荆棘叢密湖灘河朔不知其
路但知車根穆冷至穆納和邵之路自此地渡
河為第一宿駐於布克忒有五十餘里食黄河
之水第二宿駐於和多都五十里食車根穆冷
之水第三宿駐於阿𪗋五十里食車根穆冷之
水第四宿駐於巴顔和邵五十里食車根穆冷

之水第五宿駐於哈喇圖以內有四十餘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六宿駐於濟爾馬臺有四十餘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七宿駐於塔巴納有五十餘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八宿駐於呼戸爲素四十里食黄河之水第九宿駐於穆納和邵之南濟勒磨墩四十里食黄河之水

上曰善甚明著藏之是日

諭皇太子曰朕自白塔發駕至二十五里駐驛二十

九日親閱前鋒及黑龍江兵起行初一日親閱烏鎗兵緑旗兵起行米俱由水路順黄河運來除途中已食者自初一日起扣足四個月米遣發前去馬駝肥健兵有腴色自朕駐驛之地丈量至兩狼山一百二十里漢人謂之兩狼山蒙古謂之哈爾哈納此地無水故集軍中駱駝於于成龍等未到之前送米過此無水之地待此駱駝歸後朕即回鑾乘熱時而行自京乘來馬及前發來馬臕色俱

好駱駝亦好聞由水路行八九日可到湖灘河朔馬駝負裝不能趨赴由陸路行則需二十日今朕區畫之事已畢送米於哈爾哈納之駱駝俱安好到彼將於初五日到此矣擬於初六日仍留宿一日渡過馬駝遣衆人由陸路往朕自水路行倘有思戀果食之意何如此遠道三次來乎以後不得再送

辛亥

命暫停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等處分理藩院奏曰督運于成龍咨言鄂爾多斯六部落兵原額三千名除坐驛七百五十人外現存兵二千二百五十名查貝勒顧祿什希卜旗下兵五百名内三百七十五人不到貝子根都什希卜旗下兵三百名内一百二十九人不到王董羅卜旗下兵二百名内七十五人不到悶之各部長俱云無來意公杜稜旗下兵三百五十名内缺六

十人問之公杜稜云遣歸取糧賞銀之時公杜稜之兵如數在彼于成龍起身之後又以遣六十人歸去取糧報部查米者大兵之急需輓運所關甚大王董羅卜貝勒顧祿什希卜貝子根都什希卜派兵運米乃缺額不如數公杜稜全領兵丁賞銀又遣回六十人大玩軍中機務根都什希卜前以帶兵缺少之故議革貝子具奏

奉

旨俟到京再議不議外應將董羅卜顧祿什布卜杜稜革去王貝勒公部長名號與應襲之人承襲仍令各旗星速差人往催不到兵丁及遣歸兵丁飛馳趨赴

上曰此事姑存之趣其兵來到後再奏

命覆核已行軍務

上諭議政諸臣曰朕調遣軍務大概已畢或有缺略亦未可定著議政諸臣覆議來奏奏曰

駕臨寧夏已將所調兩路軍中肥馬肥駝撥與乘坐又
以于成龍所運之米瀚海難行令以駱駝負米
過瀚海交運米官員又以
御用牛隻遣官盡趕過瀚海隨軍為糗糧百凡調度
經理諸務
皇上早已布置妥帖　臣等備悉思之並無缺畧可容尋
議者矣議政諸臣又奏曰阿喇卜灘使人諾顏
格隆臧布等言我等偕來之人帶有貨物及阿

喇卜灘等進
上禮物俱在邊汛之外留於侍郎滿丕之處其所留人
應安插何地所帶貨物禮物應作何撥置請
旨定奪
上曰此輩亦令暫至歸化城著議政諸臣議之會議曰
阿喇卜灘使人諾顏格隆臧布等邊外所留人
畜貨物及進
上禮物俱應取至歸化城令侍郎滿丕於附近部落酌

量撥人送至歸化城交都統副都統看管俟去使歸日將伊等作何撥置之處再議

上從之又

諭議政諸臣曰寧夏所有渡馬簰子大船一隻及目下攜來樓船三隻之門窗交與總督此文一到撥賢能官一員量數多帶好水手連夜於初五日到

來

壬子

命酌議安劉護軍統領杜什希等所領軍馬

上諭議政諸臣曰自寧夏往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大臣官員兵丁回日著西安之兵仍赴寧夏其由西路往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西安兵緑旗兵著俱赴甘州京城大臣官員兵丁回日或留此地或歸京城著議政諸臣議奏奏曰請將自寧夏往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西安兵遣赴寧夏其由西路往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

西安兵綠旗兵俱留於甘州由郭多里巴兒哈孫而往者乃護軍統領杜什布親隨一等侍衛色克圖又由甘州而往者乃護軍統領孫札齊護軍條領車克楚等到此地後俱著乘驛趕來京城大臣官員兵丁行李現俱留在船站應令他處大臣官員騎其私馬攜行李來令伊等騎往官馬留於此地又新滿洲護軍厄魯特等已騎官馬而去伊等原騎之馬俱交留於此地之

大臣侯伊等到日令彼騎往之馬留於此地騎

彼原騎之馬而去又兩路大臣官員兵丁自此

地支取至湖灘河朔之米自湖灘河朔支取至

張家口之米厄魯特等其妻子俱在張家口外

不必赴京

上從之

命議水路設站之事

上以自船站起行向穆納和邵設站之事交大學士伊

桑阿等議奏伊桑阿等議奏曰

駕由黃河而往此地之站應留官一員船一隻再撥官一員向穆納和邵設站凡西來奏報之事令留於此地之官折視如其緊要即由船站追送

駕前如或常事或京城送來之事則由陸路之站交向

駕前

穆納和邵設站之官候

駕到穆納和邵尋往啟奏令留於此地之官量

駕到穆納和邵之日依站道追送去

上曰甚善不必留官著留内大臣索額圖理其事將汝等所議交索額圖著喀爾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津衛徵諾顏阿玉璽同索額圖俱留於船站其他蒙古王公台吉俱由陸路而去

遣大同所留官兵回京護軍統領蘓丹等奏曰前於大同每翼留將領一員護軍百名兹解馬之便亦應令伊等偕來

上曰伊等馬匹已經調來與其至此地無寧行文令彼

量力徐徐回京

癸丑

駕由船站至黄河西岸歐德地方駐蹕

命飭官兵小心渡河

上諭内大臣曰明日移營行二十里許令衆人行裝俱渡河著遍行曉諭見所催船隻因裝載過重船身出水無多黄河非他河可比萬一錯悞人固受害物亦難存著諭衆嚴禁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黑龍江兵告請効力

許之先是以黑龍江兵不能拴帶四個月米部檄大將軍伯費揚古令黑龍江兵不必前進留於將軍舒恕所至是大將軍伯費揚古奏曰近奉

諭旨遣黑龍江兵往將軍舒恕所黑龍江官兵會集再三告請云我等俱係末陲小卒累世以來受

聖上豢養之恩坐食俸糧去歲出兵並無効力又費

皇上如許錢糧喂養馬匹俱得肥壯

皇上浩蕩洪恩雖使官兵肝腦塗地不能仰報現今我
等有追來馬匹早晚俱到我官兵將四個月口
糧馱於馬上即步而行亦斷不至有悞我等願
捨命以効死力縱不給口糧我等宰馬為食步
行前去懇切哀求臣等看得黑龍江官兵馬經
喂養其膘肥壯追來馬匹將到而此官兵皆奉
旨選留者其人亦強察哈爾官兵來自年前十月在
軍中度冬故馬膘不齊近又准督運于成龍咨

言臣帶來黑龍江兵一百名及察哈爾兵約作千口筭一月需米二百二十石云是以視察哈爾兵之馬不堪者減去之以抵黑龍江官兵口數即以察哈爾兵已領之米給黑龍江官兵其兵共為千口已將減留察哈爾官兵遣回將軍舒恕所矣臣等當於四月十三日往至郭多里巴兒哈孫也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

甲寅

上駐蹕黄河西岸達希圖海地方

命留内大臣索額圖等供備回師官兵之米糧馬匹

上諭議政諸臣曰今諸事俱畢唯噶爾丹僅存各處逃

竄大兵前進搜勦不久旋師路必由此當議逐站

致米師回之糧者以米給之商販則煮粥食之之

事來降之厄魯特亦由此而來青海來朝之台吉

等亦由此而來米糧馬匹已留於此則駐此而理

事者尤為緊要朕本欲駐此理之但天下事大是以回鑾領侍衛内大臣原任護從朕躬之職籌之數日以此任尤重故留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併留都統阿錫坦噶爾馬王永譽護軍統領蘇赫副都統巴賽於此伊等應理事務著留駐大臣隨駕大臣會同詳悉議奏集議以為噶爾丹窮迫已極各處逃竄大兵前進搜剿不日旋師應逐站致米俟師還之糧者及廝役商販煮粥食之青海

來朝之台吉等來降之厄魯特等俱由此而來米糧馬匹亦已留於此地趕年者亦由此而來凡事皆籌畫周詳

諭旨極當俱宜欽遵行之請於進兵之路每站用驛站脚力各運致米五石如驛站脚力不敷與運米大臣于成龍等會商令于成龍等所備牲口運致交與坐站官員作粥以食歸來之兵厮商販又所留馬一千四百餘匹令於此處擇地放

青牧肥倰歸來之兵乏馬者給之乘坐寧夏解來年九千九十隻亦留於此仍令總督撥官役看守擇地放青即以此年量給青海來朝之台吉歸來之兵丁及來降之厄魯特仍偵探軍情不時奏報

上從之

酌撥大小官員所僱船隻行兵部奏曰隨行部院大小官員所僱船共十一隻此内五隻内閣翰

林院兵部理藩院戶部備有銀兩請酌撥司官
筆帖式乘此五隻隨
駕而往其餘六隻請交領侍衛內大臣撥用
上曰著內閣兵部理藩院隨往翰林院戶部不必隨往
所備銀兩交闗保則又餘一二隻矣其餘船隻俱
交領侍衛內大臣
乙卯
厄魯特俄兒遯圖來降理藩院奏言將軍覺羅

舒恕谷稱邊汎送到降人厄魯特俄兒遜圖告云我乃格壘沽英之人隨格壘沽英而來為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所擄自什魯特西北行二日於閏三月十七日携我弟薩木談竊馬五匹逃出來歸

聖主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三人從後追來故我擇大膘馬二匹與吾弟乘之先令疾馳我乘馬一匹牽馬二匹奔出為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

之人所追及執我而盡褫所衣使之下馬驅而逐之吾弟薩木談不知所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人併格壘沽英之人有百許我等逃來時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在西里閭其言向策旺喇卜灘而去不知噶爾丹在何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人馬駝各有一二匹與我同被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掠去者格壘沽英之人現在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所伊拉古克三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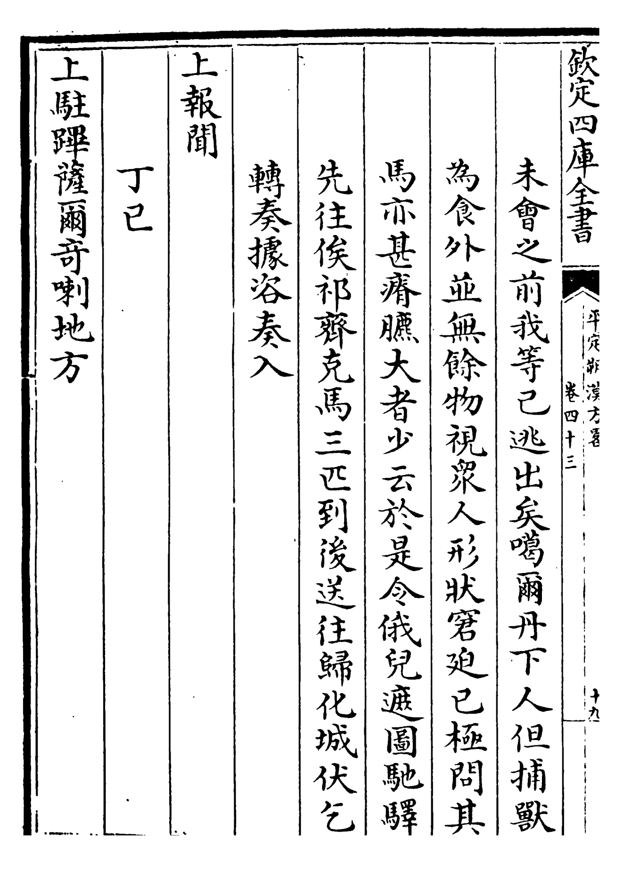
圖克圖之人捕獸為食外更無他物云故令俄
兒遜圖乘驛飛馳伏乞轉奏今據洛轉奏
報聞
丙辰
上自駐蹕地方登舟至布克忒之東海喇圖地方駐蹕
厄魯特俄兒遜圖祁齊克來降理藩院奏言將
軍覺羅舒恕洛稱邊汛送至厄魯特俄兒遜圖
祁齊克二人來降俄兒遜圖告云我原係厄魯

特之人去歲自此地同曼濟偕賫

皇上勅書而去曼濟歸噶爾丹留我捕獸以供其女鍾齊海噶爾丹使其女鍾齊海近丹濟拉游牧我亦隨鍾齊海近丹濟拉游牧三月十一日自厄黑阿喇兒西向一日之程到阿察阿木塔台地方前一夜我帶丹濟拉下人祁齊克逃出來歸

聖上我二人騎馬三匹帶鳥鎗二桿而來祁齊克告云我係丹濟拉之人與俄兒遜圖同來降

聖上噶爾丹曾遣人約丹濟拉會於阿察阿木塔台地
方一同屯扎未會之前我兩人逃來噶爾丹所
有諾顏格隆阿喇兒拜下人有一百餘呉爾占
扎卜色稜車稜布木在達爾必地方呉思塔台
吉阿巴在丹濟拉一日之程阿喇卜灘在阿兒
台山陰之旁圖爾巴地方丹津俄木布等在阿
保哈卜親之地所聞如此又傳聞齊集於阿察
阿木塔台後商往厄黑阿喇兒西北游牧伊等



未會之前我等已逃出矣噶爾丹下人但捕獸為食外並無餘物視衆人形狀窘廹已極問其馬亦甚瘠贏大者少云於是令俄兒遮圖馳驛先往俟祁齊克馬三疋到後送往歸化城伏乞

轉奏據洛奏入

上報聞

丁巳

上駐蹕薩爾奇喇地方

命督率舟行次序

上諭内大臣曰舟行之時諸臣各自約束魚貫而進視前船既泊後船即停則不致喧競行亦不亂前塗著諸臣各自嚴行管轄

厄魯特丹木巴札木素來降將軍覺羅舒恕奏言侍郎滿丕洛稱降人厄魯特丹木巴札木素告曰我乃吳爾占札卜之弟色稜之人三月十五日自阿察阿木塔圖地方獨乘一馬來歸

聖上我所乘馬至邊汎而斃又云三月十五日在阿察阿木塔圖地方噶爾丹諾顔格隆阿喇兒拜丹濟拉阿巴拉思倫吳爾占扎卜色稜車稜布木吳思塔等俱已會於一處未集之先見東方空魁扎巴喀對面火煙已有兩日矣衆皆謂此火其根敦帶青兵來乎抑他國兵來乎與其卧而待之不如行也將於次日十六自阿察阿木塔圖過楚呼里渡瀚海而去聞車稜布木所言如

此不知其往何處定居亦不知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所在何地問丹木巴扎木素曰彼所見之火爾逃來時猶見之否是何火耶答曰我未嘗見火但聞人言之耳不知其為何火也又問噶爾丹丹濟拉同會之地其人有幾所乘馬幾匹何所食以度日答云同會之地人不過五六百馬駝各有一二匹無有羸餘所食獸肉外無長物若不得獸則殺馬而食又問噶爾丹之子

塞卜騰巴兒珠爾被

聖上差人擒獲噶爾丹曾聞之乎爾乃色稜之人在吳爾占扎卜等一處吳爾占扎卜色稜車稜布木等又何所言答云塞卜騰巴兒珠爾被擒噶爾丹未嘗聞之吳爾占扎卜謂其弟色稜車稜布木曰噶爾丹甚屬可憂我輩無所若也我輩可以往歸

皇上亦可以往赴策旺喇卜灘亦可以往投達賴喇嘛

彼三人言之我在旁聞之又問下人之意何如答曰下人言從噶爾丹既無結局而我輩皆死而後已或往歸

聖上或往赴策旺喇卜灘則我輩皆得生路矣是以將丹木巴扎木素令彼乘驛星速送赴

行在疏到具奏

上報聞事下所司

壬戌

上駐蹕鄂兒綳阿木地方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原約水陸兩路俱於十五日到湖灘河朔茲風汛稍阻緩緩而行令遣官一員乘傳往穆納偒有京報俱令賫來鄉導兩員内著一人前來

癸亥

上駐蹕達拉布隆地方

恩賜大將軍伯費揚古時費揚古率兵進抵巴哥爾

巴爾哈孫地方

上追賜馬駝食物尋費揚古上疏謝曰臣前此屢蒙

聖主便蕃錫予稠疊恩施寵渥既多自難悉數茲於康

熙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伏蒙

聖恩除令上駟院

賜馬五十匹駱駝十匹外又另加

恩賜馬五十九匹駱駝十匹并京米食品珍味種種

到臣臣齒牙搖落所食白粲既盡輾轉購求正

不易得恩承
上賜玉粒佐以珍饈拜
寵自天感
恩無地臣不勝懽忭之至謹瞻
天仰
聖跪受謝
恩訖臣生際
昌期遭逢

聖主殊恩異數悉數難窮惟有竭盡駑駘長効犬馬之
力圖報
高厚深恩於萬一耳
報聞
甲子
上駐蹕布古圖地方
大將軍伯費揚古報逆寇噶爾丹死費揚古奏
為飛報噶爾丹已死丹濟拉來降事康熙三十

六年四月初九日臣等至薩奇爾巴爾哈孫地方厄魯特丹濟拉等遣齊奇爾寨桑等九人來告曰我等乃丹濟拉所遣之使三月十三日噶爾丹死於阿察阿穆塔台地方丹濟拉諾顏格隆丹濟拉之壻拉思倫携噶爾丹尸骸及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共率三百戶來歸

聖上住於巴雅思都爾地方候

旨請

皇上作何發落以便遵
旨施行其吳爾占扎卜色稜阿巴塔爾阿喇爾拜額爾德尼吳扎忒喇嘛等帶二百户投策旺喇卜灘而去額爾德尼寨桑吳思塔台吉博羅齊寨桑和碩齊車林奔寨桑等帶二百户投丹津俄木布而去問齊奇爾寨桑等曰噶爾丹之死何故丹濟拉何不即行前來而住於巴雅思都爾地方候

旨據云噶爾丹於閏三月十三日清晨得病其晚即死不知是何症丹濟拉欲即行前來因馬甚瘠而所帶人等大半無馬俱屬步行又無糗糧是以住巴雅恩都爾地方候

旨

聖上許其來則來矣今若將丹濟拉所遣之使盡送行在恐人多驛馬不敷故僅將齊奇爾寨桑交郎中

諾木齊代飛送

行在其阿爾達爾格隆等八人臣等帶往郭多里巴
爾哈孫地方由所設驛站送往
行在臣等伏思
聖上中外一體視若赤子念噶爾丹一日不滅則蒙古
部落一日不得安居去歲
皇上不憚勞苦躬率大兵親臨克魯倫等地方仰仗
天威噶爾丹大敗狼狽已極厄魯特人等絡繹來降不
可勝數今年

聖駕復臨寧夏調度官兵所乘馬匹糧餉諸務盡行備
辦始遣發大兵令噶爾丹罪惡貫盈已伏
天誅其屬下人
上天舉而授之
皇上丹濟拉等來降獻噶爾丹之尸噶爾丹之女現藉
皇上詳畫周備遣行之兵力請直抵丹濟拉所住巴雅
恩都爾地方即押丹濟拉等而來如丹濟拉等
尚心懷反覆即當盡行勦滅臣等仍於是月十

三日往赴郭多里巴爾哈孫總領大軍而進奏

至

諭曰令噶爾丹已死其屬下三百餘戶帶噶爾丹之尸噶爾丹之女來降著大將軍伯費揚古精選帶去之兵往覓丹濟拉所在押護前來餘兵遣回黑龍江兵路遠亦遣回費揚古所統之兵既足阿南達一路兵亦令遣回著議政大臣作速議奏集議

曰噶爾丹乃狡猾巨寇

皇上驅除暴虐永奠疆圉

聖躬不憚勤勞一連出兵三次終除賊之根株實史册

中未有之事且於寧夏啓行之前

諭以噶爾丹已無去路或自盡或來降否則必為我

所擒今果自殺臣等不勝傾服恭逢

大喜請行

慶賀禮

上曰噶爾丹之死乃

天之所助宜先謝

天遂排香案於

行宮外

上率皇長子及文武大小官員對

天三跪九叩頭畢

上入行宮羣臣在外行

慶賀禮又奏曰噶爾丹者乃獲罪於

天之逆賊也

神謨上符

天意謂不滅此寇則生民不安故不憚勞苦

親統六師三次出討終滅噶爾丹自古以來雖有征伐

蒙古者如此擒戮渠魁

聖德神功巍巍超越亘古莫之比也應欽遵

諭旨令大將軍精選帶去之兵往覓丹濟拉所在押

解前來餘兵遣回黑龍江兵路遠亦遣回既大

將軍一路精兵前進則阿南達一路兵亦令班

師遍檄商南多爾濟杜思噶爾及衆部落俱令知悉于成龍等所運之米應行應止著大將軍伯費揚古與于成龍等會商行事

上從之仍令速行

命以四等台吉南冲為一等台吉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吳喇忒達爾馬什里公旗下四等台吉南冲朕初不識雖赴京進貢一二次無復記憶朕昨一到見朕極致頌禱之詞適與符合今日

聞報噶爾丹已死丹濟拉來降又甘霖大霈兆民
歡悅著授南冲為一等台吉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朕定於初七日由水路起駕因黄河多
曲折而泥濘居人鮮少不便傳驛故令一槩奏章
送往穆納和邵以待朕四日内到彼俱遣從陸路
而行交内大臣索額圖鳥鎗手二百名京城旗下
馬一千四百餘匹及朕浮帶米八百石留於白塔
照去歲尚書班第接濟回師兵從商販交明起𨒫

日來風波大而多阻十四夜朕前經過額爾德尼
班第達庫圖克圖處差人來報云今日日將落見
一小舟不勝其急言有緊急事務上奏噶爾丹已
死丹濟拉來降是以我庫圖克圖遣我馳來以此
喜音奏報皇上於是朕令自夜達旦速覓馬由河
兩岸迎之又令迎之於小舟水路十五日辰刻散
秩大臣布克圖方到告云皇上以此小舟留於內
大臣索額圖倘駕未到穆納間如有緊要事務馬

不能達今乘此小舟追發行在今緊急喜慶之大事無有過於此者是以令臣等連夜追赴臣等行兩日夜到此併賫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在此故抄出費揚古疏辭發京朕三臨絕塞止為此寇不可一日留也所見不明豈肯貽笑後人而為此舉乎今賴

天地

祖宗之靈諸厄魯特皆已收集蒙古屬國靡不臣服不遺

一人此報到京即傳集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大小臣工宣告其事令會議遣奏朕衷不勝喜悅握管不能成文匆匆發諭

臣謹按噶爾丹狡焉作慝跳梁者幾數十年部衆漸強土地浸廣稔惡已極怙終不悛揆之人事當亟除驗之天道當速滅

皇上洞鑒情形獨排廷議決策

親征不辭三駕跋涉之勞

身兼將將將兵之事而數十載之巨寇乃盡殲於兩載

之間嚮使從羣臣之請而僅遣將臨邊則賊

即敗衂未必不如前逋逃苟延喘息自非

大聖人智勇天錫果毅絶倫焉能立奏膚功若是耶昔

皇上一聞厄魯特情形之報即有噶爾丹已無所歸必

然自盡或擒或降之

旨今噶爾丹果爾自盡恰符

諭旨

皇上先事如見料敵如神宜天下萬世無不景服也

乙丑

上駐蹕薩察莫墩地方

命軍中所餘騾馬仍送至京城尚書庫勒納等奏言

臣等送到駱駝一千一百三十九頭騾三千六百三十四頭此內大兵取用駱駝五百三十頭騾二百九十五頭運米都御史于成龍等取用駱駝四百五十一頭騾二千三百二十九頭侍

衛護軍執事人員取用騾四百四十九頭共選取駱駝九百八十一頭騾共三千七十三頭現存小驝駱駝一百五十八頭大驝騾四百頭小驝騾一百六十一頭令行兵部咨言侍衛護軍執事人員騎來騾匹俱交于成龍等無可發回應將所存駝騾或臣等仍在寧夏同地方官監喂或交地方官喂養請

旨定奪得

吉庫勒納等所喂馬騾駱駝併朱都納之馬一百五
十八匹俱送至内大臣索額圖所著索額圖將此
馬騾駱駝仍交伊等勿致損少分羣送至京城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官兵起行日期阿南達奏
言滿洲綠旗官兵四月初一日至臣等所臣等
於部落點爾根濟農索諾木伊思扎卜台吉約
木楚木藍翎侍衛布達等設哨之兵加以蒙古
兵為二百名交一等侍衛俄欣台吉帶青巴圖

爾哈米爾等令與伊等前去設哨防禦於初二日遣行將綠旗一千兵內痼病及迎鞍損傷之馬百匹退出并提督李林隆標下兵一百名共滿洲綠旗兵二千與提督李林隆等分作四隊初三日自布隆吉爾梭爾地方起行訖又噶爾旦多爾濟已到彼所奏梭爾布爾哈台齊希木等處且言時序不佳馬匹又瘦又閲有馬之兵量帶一百名而來是以臣與彼親身率兵一百

名一同起行矣一併奏

聞

上報聞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朕由黄河順流而下行十日猶未到穆納水險行危不可輕視前訪得四日可到穆納故令諸報俱送穆納伺候既知其遲乃遣官迎往穆納取來十六日方到行在稽遲之故如此又河中漁者多洲渚有鹿豕及雉河魚雖不多亦不空雁

甚多河内乃鄂爾多斯地方河北乃喀爾喀地方又其内乃吳喇忒地方吳喇忒生計頗優牛羊甚夥兩岸老少男婦喧塡叩首因此爲之稍延賀噶爾丹就戮獻駝馬牛羊者不可勝計御前人俱以舟行不便收納但以御前人所捕之物飽食而遣之蒙古諸人戴德畏威無可復加朕今但令往取噶爾丹首級星速回京急爲歡暢云爾

丁卯

上駐蹕都勒地方

丹濟拉使人齊奇爾寨桑至齊奇爾寨桑至奏曰噶爾丹三月十三日病死即於是夜焚其尸携噶爾丹之女鍾齊海諾顏格隆拉思倫程貝臧布納爾巴噶卜楚陳奔自阿察阿穆塔台於十六日起程宿十站已到巴雅思都爾矣意欲前來奈我諸人無馬畜無糗糧若進瀚海皆餓而死矣故暫止於巴雅思都爾以候

聖旨欽遵而行現在右翼壯丁四百共人口千餘每丁各有馬一匹共駱駝一百五十頭此外並無他物吳爾占扎卜色稜阿巴塔爾阿喇兒拜等率二百餘人往策旺喇卜灘所去矣吳思塔台吉車稜布木額爾德尼和碩齊博羅齋等率二百餘人往丹津俄木布所去矣我等來歸

皇上我於閏三月十四日自巴雅思都爾而來

上曰齊奇爾寨桑一二日後當即遣同著議政大臣有

當問之事問之當議之事議之來奏議政大臣問

齊奇爾寨桑與大將軍伯費揚古所奏無異但

言噶爾丹之尸已焚臣等共議以為應令大將

軍伯費揚古選兵前進將丹濟拉押護前來等

因前奏

諭旨已極周詳無庸另議但不知噶爾丹之尸已焚

故前檄大將軍斬噶爾丹首級星速解送令齊

奇爾寨桑言噶爾丹之尸已焚應仍檄大將軍

作速驛進噶爾丹之骨前來至齊哥爾寨桑應
令乘驛發至大將軍軍前或先遣彼即赴丹濟
拉所或同大兵帶往大將軍既已身臨近地聽
其酌奪施行
上從之
賜厄魯特齊哥爾寨桑蟒袍褂帶
戊辰
上駐蹕烏蘭托羅海地方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師抵郭多里巴兒哈孫

費揚古疏言臣等率黑龍江兵察哈爾兵於四

月十三日已到郭多里巴兒哈孫出寧夏之前

鋒亦於是日到大兵尚未到俟大兵到後臣等

公議施行外謹將到郭多里巴兒哈孫日期奏

報

上報聞是日

皇太子諸王以下九卿諸臣以上上表

賀
皇太子奏言恭請
父皇萬安四月十九日巳時接到喜報有噶爾丹已死
丹濟拉來降衆厄魯特俱已收集蒙古屬國俱
已臣服一無所遺報到即傳集諸王貝勒貝子
公滿漢大臣明諭緣由令議遣奏之
旨覩此懽忭不知所措即遵
旨率諸皇子詣

乾清宫丹墀上恭設香燭向

上天叩謝即趨

寧壽宫奏知

皇太后祖母又捧

諭旨及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呈覽遍示宫中以及

外廷奉

皇太后祖母旨

皇上屢次遠征毋冀聞殄滅噶爾丹之聲息忽得此大

喜捷音不勝歡悅此皆
皇上至仁至明天心眷佑
聖躬不憚勞苦三次出臨究集大勳予今夢寐已安喜
慶之事孰有大於此乎又
父皇以噶爾丹之故幸歸化城
諭臣以若獲噶爾丹朕於此地發落傳首京師其子
必生致於爾聽爾發落此行果於
聖算

諭旨不差毫忝生擒其子今噶爾丹又復傳首京城

臣等不勝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恭惟

父皇聖謨神功奉天威靈逆賊伏誅黨與盡降邊徼從此永寧普天歡忭無極叛賊噶爾丹逆天犯順稔惡有年曩者借追索喀爾喀之名竟深入烏蘭布通之地我師奮擊窮蹙乞命誓不敢復來侵犯宥之而歸不意狡詐不悛違棄誓言復竄伏於巴顏烏蘭之地蓄叵測之奸情煽誘諸藩

父皇念切安邊六師
親統遠踰瀚海直臨寇穴大敗賊人賊雖子身脫逃而
喪胆奪魄已如阱獸釜魚矣去歲冬
父皇又念壽邊必須親蒞不憚風雪寒涼之苦
躬往邊外駐蹕經畫布置威德並行賊之羽黨來降不
絕賊勢益孤僅存喘息苟延荒徼
父皇又於二月親往寧夏亟揚
聖武廣運

神謨如雷霆之震擊枯朽莫能當如日月之照臨魑魅
無所遁孽子就擒而青海諸台吉又率其部落
歸降於是賊益魂消惶懼而死其下丹濟拉等
盡收其家屬併挈其尸來降數年頑梗逆寇盡
皆掃除荒徼蒙古屬國靡不臣服從此邊境長
享清寧而外藩永無侵擾總由
父皇以乂安生民為心三次
親臨邊外焦心勞思櫛風沐雨事之勤苦人所不堪皆

躬歷之竟不為倦是以獲
天眷佑克奏大勲凡賊情形
父皇籌畫瞭若指掌無一能逃
洞鑒之外此寇之必滅久在
父皇成算中矣今四月十九日辰時報到臣及宫中以
至諸王文武大小臣工軍民人等不勝踴躍歡
忭皆以為自此宇内無纎芥可虞之事而太平
之治益隆矣臣等不勝慶幸之至謹具本稱

賀以
聞和碩顯親王丹臻等王貝勒貝子公内大臣九卿等
奏曰臣等竊惟噶爾丹逆天悖
旨而行
聖上三次臨邊為此生民
躬勞征伐務在窮追噶爾丹今噶爾丹殄滅應行
慶賀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
詔諭天下俟各部院請
旨外令應將噶爾丹伏誅之事先曉諭各省懸噶爾
丹首級於兩黃旗教場示衆俟
御駕入京傳噶爾丹首級於諸藩部落喀爾喀差官周
行遍示訖仍懸原處
上報聞

庚午

上駐蹕烏闌腦爾地方

設湖灘河朔迄張家口驛站理藩院奏言臣部

已遣鄉導官由湖灘河朔過烏闌穆楞之路至

張家口分派宿站查由此路過殺虎口路驛站

後即與所設驛站相隔應移張家口路之驛酌

於此路暫且設驛每驛各馬二十匹官一員兵

十名遣臣部司官宋山祁塔特薩哈蓮及筆帖

式等往與管張家口路坐塘官赫色協同料理
著前去官員筆帖式扣數或兩驛一員或三驛
一員坐待事務傳報如驛中現在官弁兵丁馬
匹不敷著前去官員酌便於附近旗下取察哈
爾官弁兵馬設驛俟
御駕入邊撤之各遣歸本汛
上從之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朕躬安皇太子佳否十八日過穆納齊

奇爾塞桑到除問彼之事已詳開發汝外朕面詰之噶爾丹之死仰藥自殺是實或衆人酖之或自服毒俟程貝臧布到後緩緩辨之朕大事已完心中並無他事每日與大臣侍衛一一為言及輙以為快但噶爾丹尸已焚即係全尸其首亦一乾腊而已前吳三桂尸亦焚取之於決囚之地舂碎拋棄榜樣甚明特諭

辛未

上駐蹕濟特庫地方

命議誅塞卜騰巴兒珠爾

上諭尚書班第曰塞卜騰巴兒珠爾即當正法著議奏

議曰塞卜騰巴兒珠爾乃獲罪於

天逆賊之子擒獲之頃理合即行正法

皇上豫期勦滅噶爾丹暫且覊候至噶爾丹就擒之時

一併誅戮今果符

皇上睿筭噶爾丹既已授首塞卜騰巴兒珠爾不可稽

遲即行正法為是俟

命下之日將塞卜騰巴兒珠爾赴兩黄旗演武場處

斬收其首俟噶爾丹之尸到日併懸藁街示衆

再傳首於四十九旗喀爾喀衆部落仍懸示通

衢其厳忒和碩齊塞卜騰巴兒珠爾乳父亦應

斬首免其梟示議上

上命議政諸臣集議議曰據丹濟拉所差齊哥爾寨桑

言噶爾丹之尸業經焚解且已檄大將軍令將

噶爾丹之尸驛遞飛解應俟噶爾丹骸骨到日照吳三桂粉骨揚灰例至通衢法場灰其骨示衆而揚棄之斬塞卜騰巴兒珠爾懸首示衆至

傳示諸部落俱照前議

上從之塞卜騰巴兒珠爾仍俟駕旋正法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率師赴巴雅思都爾起程日期費揚古奏言臣等率黑龍江兵察哈爾兵於四月十三日己至郭多里巴兒哈孫俟出

寧夏之大兵到後公議施行具奏在案出寧夏之大兵已於是月十四日到運米都御史于成龍等猶未到臣等原應俟于成龍等商酌致米何地藏貯之事但丹濟拉所遣賫奏齊哥爾寨桑言噶爾丹已死丹濟拉等携噶爾丹之尸及其女鍾齊海併其屬人來降住於巴雅思都爾地方欲即行前來因馬甚瘠而其屬人大半皆無騎步行又無糗糧是以候

旨

聖上許來則來云臣等竊思今賊首噶爾丹死丹濟拉等無所逃竄來獻噶爾丹之尸及其女歸降

皇上所餘吳爾占扎卜等一二遊魂零星竄散臣等之兵所攜口糧扣算收取丹濟拉行程日期似無不足是以將于成龍等所運之米即令貯於郭多里巴兒哈孫以備回師降寇之用又齊奇爾寨桑等言丹濟拉無糧臣等率大兵攜糗糧年

隻等物前往酌量撥給丹濟拉等收集前來如

萬一兵久需糧再檄子成龍等以彼久息之力

獲休之馬星速運至臣等所指之地臣等於本

月十七日統領大兵向丹濟拉所往巴雅恩都

爾進發

上報聞是日

皇太子奏至言恭請

父皇萬安竊惟

父皇一連三次親臨塞外務取噶爾丹之首終荷

聖意總由

神畧天威

天地

宗廟眷祐斯世不復聞寇之一字矣

父皇之意已遂臣思此三次

膂慮焦勞

聖躬過瘁惟冀炎暑之前早旋京師俾得快覩

天顔臣聞捷音之日喜極不知所措忘食忘寢至於兩

日匪但臣歡忭已也往奏

皇太后凱音之時內左門外衆人擁塞無路可行歡笑之

聲動地謹奏

壬申

上駐蹕哈喇烏蘇地方隨

駕諸臣請行

慶賀禮議政大臣都統宗室公蘇努等奏言臣等欽

惟
皇上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威叶雷霆自三逆蕩平以後十餘年間下臺灣定俄羅斯收服七旗喀爾喀皆決策
廟堂之上制勝萬里之外敷天薄海罔不來享來王獨厄魯特噶爾丹肆逆犯順擾亂邊塞曩年託辭追喀爾喀闌入界內輙掠我烏闌布通至近之地比出師聲問其故隨經擊敗逌走顚困

聖駕未親涖軍致此役未能滅賊而噶爾丹雖抗我顏
行
皇上猶不計其罪惡惟求上合於
天頒賜
勑諭謂爾居塞外進貢市易資生如常則爾之人民
咸獲生理我必不加兵搜討倘爾不行悛改虐
我邊氓我之兵力何所不届爾衆亦安能寧處
乃噶爾丹仍不悔禍復恣荼毒於時

聖心惻然軫念邊塞生靈亟思殄寇以安良善謂此寇一日不除則塞外蒙古一日不靖内地生民亦一日不寧以是

睿謨獨斷鋭意親征去年五月從克魯倫

躬先士卒追奔逐北逼賊度巴顔烏喇適與兩路大軍相遇於昭木多地方遂截擊大敗之噶爾丹既敗之後勢已全潰不可復支猶不遵屢頒

勅旨面縛歸順仍收拾餘衆竄伏於西北荒塞之地

以延殘喘

皇上廼特命大將軍伯費揚古駐軍喀倫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偕提督孫思克李林隆等駐軍肅州凡狡寇奔赴乞援之路悉遣將率師遏其要害又遍諭厄魯特人衆曲示招徠而

聖駕復於冬月冱寒親涖塞外濟河至鄂爾多斯經畫軍務維時噶爾丹困乏無所得食遣其台吉丹濟拉率兵刼我餘糧為官軍所覺奮擊敗走嗣

是厄魯特台吉寨桑人等先後來歸者絡繹相
屬皆厚加恩養並授官職噶爾丹雖亦遣其格
壘沽英賫奏乞降而我
皇上深察此賊詭詐不可信仍留大兵駐牧大同候來
春進勦頃以二月初
駕發京師次雲中令禁旅取道塞外
乘輿廵緣邊城堡跋涉山川踰越險阻直抵寧夏迨
大將畢會

皇上親閲將士馬匹整飭戎行指畫轉餉兼授諸將方
畧遣行實進次於狼居胥山之境
聖駕三臨邊塞為民除害不憚勤勞於斯極矣其哈密
回人又遵奉
諭旨悉心自効生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
俘送
行在第巴亦遣使馳奏深謝前罪具言嗣後
諭旨無不祗遵而瑚瑚腦爾台吉濟農等與厄魯特

舊同族類亦奏請朝貢隸於屬國至噶爾丹親信之丹濟拉及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等俱遣人輸誠嚮順噶爾丹力窮勢蹙衆叛親離一子就擒外援盡絶驚聞

車駕復出朔塞遣發大師窮搜撲剿投足無所自知罪惡山積為天地所不容人心所共憤遂以閏三月十三日仰藥自盡丹濟拉携噶爾丹遺骸及其女子並人口三百戶來歸於是厄魯特部落

殄滅無遺類而西北絕塞數千里自此更無一不臣之國不服之人猗歟盛矣自昔蒙古侵軼邊境有兵連禍結數十年而不息者即其馭之有道亦不過如呼韓邪之欵塞啟民突利之來朝覊縻之使不為患而已未有匝歲之內掃蕩無餘且六軍親行函首獻捷如今日之滅噶爾丹者夫以沙漠荒遠之區而覆之如在檻穽以鳥獸飄忽之跡而制之如受覊紲以二十餘年

橫行無忌之勁寇而翦刈之如在掌握之中惟

我

皇上至仁率育上格

天心故獲自天之祐而明睿燭幾神威震讋實為千古帝王所不及用能者定大勲悉符成算如此臣等

叨

扈

聖駕獲覩成功不勝慶忭榮幸之至伏乞

勅下該部察明典例詳議告祭

天地
宗社及詔告中外事宜恭候
駕還京師即請舉行並祈
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畧昭示億禩垂休無極為
此具
題請
旨奏入
上曰諸卿奏賀朕已具悉著詳察應行典禮具奏即下

所司

甲戌

上駐蹕黃河西岸喀喇蘇巴克地方陸路諸臣請行

慶賀禮由陸路後至大小諸臣以勦滅噶爾丹奏請

行

慶賀禮來降之厄魯特寨桑諾爾布等亦奏請叩

賀

上諭曰往者噶爾丹以追逐喀爾喀為名直入我扎薩

克烏蘭布通之地故朕命皇兄裕親王及皇長子率師往剿之噶爾丹大敗使濟隆庫圖克圖往復陳說自今以往不敢再犯邊陲噶爾丹頂戴靈佛立誓此爾衆之所共聞嗣後無故過土喇潛處巴顏烏蘭掠我臣服之納木查爾拖音故朕親統六師聲罪致討然猶不忍遽加誅滅再四遣使諭以和好而噶爾丹怙惡不悛朕故整師進剿噶爾丹不能當我軍威驚潰奔逃遇我西路大兵亦因噶

爾丹輙先攘臂我軍乃奮擊大敗之此皆噶爾丹違天背盟以致禍患及身國隨以亡朕但思掃除殘暴拯救羣生誠悃懇懇求符天理故大軍所向無水之方靈泉𧷤沸不毛之地瑞草蕃滋山川効靈百神顯祐聞噶爾丹所至之地必有烈風暴雨災異頻逢驚聞我軍之來寢食俱廢反覆思維無計能逃窮急仰藥而死由此觀之天可違乎其助順惡逆亦顯然矣夫與朕為敵者僅噶爾丹一人

與衆何與不惟噶爾丹在日爾等降者必加恩撫
邺今噶爾丹已死凡有降者朕亦如爾輩恩育豈
忍異視耶然噶爾丹之滅朕之大小官員當奏請
慶賀爾諾爾布等皆厄魯特寨桑受恩於噶爾丹
之人不當奏請諾爾布寨桑等叩首奏曰我等實
同禽獸毫無知識蒙
聖上將大節大義詳明曉諭始覺我等之非今我等不
行

慶賀請謝

皇上聖誨叩首而退

副都統阿南達等奏報率師赴巴爾坤起程日期阿南達李林隆疏言臣等率兵於四月初十日至塔爾河哈密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遣人賫書云我前有親隨之人杜拉兒自丹濟拉處逃歸言噶爾丹於三月十三日死於阿察阿木塔台地方吳爾占扎卜色稜阿布等已奔策

旺喇卜灘處車稜布木吳思塔博羅齊等已奔丹津俄木布處丹濟拉原欲西行閒阿南達在布隆吉爾地方乃不由布隆吉爾前往與諸顏格隆查渾喇錫之子拉思倫等率四五百人由博克達尼隴哈爾巴漢之南取道噶斯欲奔達賴喇嘛處曾住於巴爾坤爾地方本月十七日於我北村搶去人一口馬二十四匹牛二頭云問賫書之回子曰稜曰噶爾丹得何病而死據

云逃人杜拉兒稱噶爾丹曾云我向以折滚噶爾為良善之國不意無信如此怨恨數日飲食俱廢於十二日頭痛召丹濟拉前去十三日午前身死益由

皇上大克之之後以至家國滅亡妻子離散恥辱難堪正在悔恨之時

皇上遣人再三

諭以歸降否則即遣大兵剿滅以此窮困急廹而死

云查先是閏三月二十八日哈密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報稱色稜所逃十八人內二人來告噶爾丹自格格特哈朗古特地方起程到台西里地方我等於三月二十九日自噶爾丹處逃出前來已經奏聞今逃人杜喇兒所稱雖與色稜家下逃人之語不符既云丹濟拉現在巴爾坤爾地方臣等率兵急趨巴爾坤爾探視確信另行具奏

報聞事下所司

命舟運湖灘河朔米以濟晉民之乏食者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前山西廵撫倭倫以去歲山西數州縣歉收今米價甚貴奏聞頃噶爾丹殲滅天下悉已無事惟愛養兵民是為要務山西米價騰貴民生困苦朕聞之中懷軫惻扈從前來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自船站坐來船隻現有水手若至湖灘河朔後將此船隻逆流牽挽回至寧夏甚難

前亦曾諭總督吳赫就此船隻將湖灘河朔積貯米或三千石或再加多量行裝載遣賢能官員順流而下運至保德州比時價減少糶賣於民大有裨益爾等議之待至湖灘河朔奏聞諸臣會議曰

我

皇上以兵計生民為念或居宮禁或出巡幸無不咨詢訪問今聞山西米價稍長爰是軫念以現在船隻水手將湖灘河朔之米順流運至保德州減

價糴之於民甚為有益

聖諭如斯雖堯舜之仁何以加焉此事顯然有益於民

俱應欽遵

聖諭施行查隨

駕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等坐來之船共九十五隻

載馬大船二隻樓船三隻及一等侍衛思格等

坐船一隻共一百一隻將湖灘河朔之米或三

千石或再加一二百石令其滿載遣部院才能

官四員運至保德州會同地方官較時價稍減

糶之船上水手三百餘人應自湖灘河朔各給

十五日口糧此事既與山西百姓甚有益應移

知該撫派才能官前來迎運會同監賣其船至

保德州時該撫即於本省留用應遣官員職名

開列請

旨

上曰坐來之船既多保德之路又近應於所運米石外

加增轉運著與巡撫倭倫會議具奏諸臣會同巡

撫倭倫議查隨

駕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等坐來之船共一百一隻

船數既多路途又近應撥米五千石視船大小

截住若有餘則著緩緩運至乏米之處減價糶

之巡撫倭倫言若將運米之事付臣臣自能運

到應將此米交與倭倫令派所屬才能官員轉

運部院官員不必另遣仍令將運至米石所賣

銀兩數目造册報部其水手三百餘人自湖灘河朔各給十五日口糧其船至保德州即於本省留用奉

旨依議運此米石著學士黃鼜前往率部院司官二員同行侍郎安布祿留此監發米石星速前來

乙亥

上駐蹕喀喇蘇巴克地方

宥坐塘馬之德等死議政大臣奏曰前閏三月初

五日奉

諭曰自邊外湖灘河朔至橫城安站已畢屢檄大將軍一概報事俱由口外遞奏近者大將軍所奏三事何以從内來著查如何遲悞由内驛前來之處查巴牙思呼朗報安站已畢之事哈什闌坐塘回子馬之德不親身送交次站金鐸遲至五日具部發大將軍之事蒴蘇台坐塘金鐸因封破不收以致失去金鋐不遣信實之人自代失去

命下封套凡馳驛之事皆關係軍機不可少遲時刻
馬之德遲延五日金鐸失丈情由殊為可惡應
將伊等俱照軍法處斬金鉉不遣信實之人自
代仍應發配奏入
上命寬此二人免死拿發京中刑部議罪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外藩蒙古諸部落各願從
軍効力費揚古奏言先經奉
旨宣諭現在軍前諸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及

附近喀爾喀扎薩克等聽其從軍効力據現在軍前喀爾喀和碩達爾漢親王諾內毛明安貝勒班第等王貝勒台吉等領伊等護衛併所屬附丁願各自備四月資糧從軍効力申詳具題在案今據喀爾喀達爾漢親王諾內旗下多羅郡王古魯席熙等諸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俱各願率部衆自備四月資糧從軍効力俱於四月十七日到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臣 遍問諸扎薩克王貝

勒公台吉等今留米此地爾諸扎薩克内有牲畜疲乏齋糧不足者俱留此就粟據云我等馬畜俱好併無疲乏願從大軍効力不願留此相應奏

聞

上報可

把總李應龍以船上効力補授守備

上諭行兵部曰把總李應龍此次船上効力甚為勤慎如有寧夏該屬守備缺出即行補用總督吳赫奏

以古水堡守備授之

上從之

以侍郎席密圖規避革職治罪議政諸臣以席

密圖所買牲畜數目具奏

上著問席密圖爾言由内路去何以又從外路來遵問

席密圖奏曰臣事既畢於閏三月十八日由凉

州起行而來行兩日道聞十五巳

回鑾臣愚以為從寧夏將有千里如追赴

行在恐不能及故由內往在大同宣化左右候

駕報部後

勅旨既到臣始自知其謬甚爲惶懼連夜追到

行在此皆臣庸劣所致夫復何辯

上曰部院人員習氣即此也凡事皆先自言其庸劣而

已朕躬在軍中彼事畢不追赴駕前棄之而從內

路以去可以爲是乎著拿交議政諸臣隨議曰

上躬出兵在外席密圖理應事畢即追赴

駕前乃不至

行在即欲回京由內路而去殊為可惡應將席密圖

革職枷號兩個月鞭一百不准折贖

上從之

丙子

上駐蹕鄂爾紀庫布拉克地方

厄魯特車稜台吉來降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大兵前進正行之

間喀爾喀衛徵帶青凱木楚克引厄魯特台吉車稜下龔格厄爾克來告曰車稜率部衆來降
聖上臣等即發官兵押車稜及其屬衆至屯營固林扎拉之地台吉車稜告曰去年五月初十日我見大兵厮役人等掠我衆什物心甚驚懼率十餘人由山内奔逃至達馬爾地方遇噶爾丹同往薩克薩特呼里克駐扎數日欲各自游收乃離噶爾丹往額黒阿喇兒我屬下陸續有百許人

率其妻子來與我會我思噶爾丹為人素惡與彼為伍徒死無益聞

聖上待厄魯特降人甚加恩撫終不如往歸

聖上之為愈因謀之部衆率百許人及其妻孥百許口正月初三日起行前來養我馬畜緩緩而行由

憨山翁金來降

聖上又烏闌布通戰後蒙

皇上賜我父吳爾坤

勑書蟒袍我父來歸
皇上之意極其誠切但無便脫走未得來歸耳臣等將
車稜併所屬龔格厄爾克傳送
行在外其車稜之妻併車稜帶來男婦子女即令自
乘其馬畜交與驛站送往張家口奏至
上報聞併示議政諸臣
命以軍中有餘馬騾駱駝撥給營驛行兵部奏言廓
密圖等疏稱臣等同甘肅廵撫及地方官員採

買馬騾一千一百五十六匹駱駝八十五頭牛三百十二頭牟七千隻共用銀二萬一千四十八兩臣自助駱駝四頭馬騾四十匹侍講學士朱臣等每人助馬三十匹總督巡撫地方官員共助馬騾五百六匹以此撥給進剿及留駐兵丁馬騾一千五百匹其牛羊俱儘數隨軍後到馬二百七十二匹騾八十匹駱駝六十八頭已交涼州等處官員喂養所買牲口細數該撫另

行奏銷竊思

皇上親統六師出征絶域已將噶爾丹剿滅現在馬畜並無所用若將所剩馬騾交地方官喂養徒費錢糧應將此馬檄該督撫撥給營站騾駝變價報部其採買牲畜用過銀兩細數該撫造册具奏以憑查核

上從之騾駝亦著撥營

丁丑

上駐蹕烏闌巴兒哈孫地方

厄魯特滾布察罕等來降護軍統領鄂克濟哈疏言察罕多爾濟之父滾布察罕率其妻子六十九口台吉阿喇卜灘之四口寨桑德倫之十口尼爾齊海呉巴什四十二口於四月二十三日既到寧夏問之以噶爾丹情形滾布察罕言彼與噶爾丹分居已久不知噶爾丹情形特來

投

聖上耳問之德倫吳巴什等則言去年九月初八日自
齊金腦兒地方噶爾丹遣我等歸家不知噶爾
丹之事又據副都統阿南達檄山西巡撫言察
罕多爾濟養於大同煩將滾布察罕等送交山
西巡撫云應作何處置請
旨定奪
上曰此屬若從內地送出時方炎暑恐致疾疫著自寧
夏送往船站撥內大臣索額圖等馬畜由口外送

至張家口

上又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前以察罕多爾濟顧孟多爾濟留於大同交晉撫倭倫撫養今著將此二人文到即出德勝口迎駕而來該地方官酌給馬與糧撥人送來是日

皇太子奏至言恭請

父皇萬安四月二十四日辰時奉到

諭旨朕大事已集意中無事日與諸臣一言及之以

為快臣讀之不勝懽忭但臣更有不盡之喜躍者自去年三月至今年四月臣計三次整十一月不得依
父皇膝下以承
聖訓皆逆寇噶爾丹之故今
父皇斷不宥彼必發兵勦之彼亦灼知斷不能脫飲藥而死羽黨皆降此後永無久離
父皇之憂矣臣愈一思之喜之不盡今噶爾丹自裁其

子被擒朔漠永寧又並無家事臣欲減帶從人

赴

父皇之前於此四月展晝夜戀慕之情且以稱賀併應

與諸皇子中某某偕往伏候

諭旨

父皇乖鑒務賜准行得

旨朕目前即入京皇太子不必率諸皇子來迎

散秩大臣巴當阿等奏報回師散秩大臣巴當

阿前鋒統領杜什布等奏曰臣等至恩克所逃

空郭羅地方不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即躧

踪前行三日於四月初八日在古爾班忒克地

方兩路之軍相會臣等會同追之六日到瀚海

之喀屯敖拉視之則已向西而去矣向散秩大

臣沙克准等問其去向伊等以為向祁齊希納

空郭羅阿濟而漢去矣是以臣等於四月十四

日各人取路而回奏至

上報聞著示議政諸臣併示呉達禪喇錫

戊寅

上駐蹕席納拜星地方

命塘報由邊外馳遞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今日發報至京已諭之以內來報事俱由張家口遣發爾等亦曉示坐塘人員俱由張家口遞送併遣理藩院或司官或筆帖式一員往大同接西來諸事俱由邊外送來朕進張

家口後再照常由内驛遞送是日

諭皇太子曰朕過湖灘河朔三十日過殺虎口往張家口如由内地而往則暑熱而又值農時邊外近而且涼今年水草甚佳我軍之馬駝雖在四月行值草青之時無論貧富咸皆肥腯一無損棄朕多方區畫必令全歸大畧計之五月望間可到京城京城之馬一無所用此諭到後凡報從張家口遣奏御用茶湯氷水出張家口來迎從驛站遣發此

時乳酥饒足蒙古來迎者充塞於道食物亦多不
必賫來迎接可將上項諸事奏之
皇太后併宮中俱令知之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四十三